

薛文清公全書

讀書錄

七

讀書續錄卷上

往年因讀張子心中有所開卽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之言遂於讀書心中有所開時隨卽劄記有一條一二句者有一條三五句者有一條數十句者積二十餘年乃成一集名曰讀書錄蓋以備不思還塞如張子所云者近年又於讀書時日記所得者積久復成一集名曰讀書續錄但有得卽錄不覺重復者多欲皆刪去而意謂旣亦以備不思還塞則辭雖重復亦可爲屢省之助云河東薛瑄謹識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造化生物皆乾爲之主而坤則無所爲惟順承天施而已

造化人事皆以

河津本

靜爲主造化非專一翕聚則不能

直遂發散人心非寂然不動則何以馴昨天下萬事哉

河津本
無後字

天地常久之道元亨利貞而已天下常久之理仁義禮知而已

天地萬物皆自微以至著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

乾元是氣之統體無所不包故曰統天

只於鼻息之間可見屈伸相感之理吸之極爲屈感得呼來爲伸呼之極爲伸又感得吸來爲屈吸又感呼呼又感吸呼吸屈伸相感無端與晝夜寒暑相感屈伸同一

理也

朱子太極圖解曰太極者

齊關本
無者字

本然之妙也動靜者

洛陽

本無所乘之機也此易之變易流行者也又曰太極形

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此易之交易對待者

石門本無者字也朱子所謂易有兩義河津本者如此

凡人動爲震靜爲艮健爲乾順爲坤與夫入爲巽說爲兌

之類皆易之用故易之於人也周徧而無窮民之於易

也隨取而各足

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是則卦爻之法

象無非模寫天地陰陽之實體而已洛陽本此下有此

字

卦爻未畫時至虛至靜之中而卦爻之理已具及卦爻既

畫而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於卦爻之中故曰易與天地

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高澤齋集 卷二
卦爻分明是天生的聖人不過因其自然者畫出

太極性也陰陽氣也論太極而不言陰陽則徒知太極爲至善之性而不知氣有昏明清濁之殊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陰陽而不言太極則徒知陰陽之氣有昏明清濁之異而不知太極爲至善之性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雖然太極卽在陰陽之中陰陽不在太極之外理氣渾然而無間若截理氣爲二則非矣

靜聞鳥鳴風韻以至萬響皆至理寓焉

泛觀天地

河津本作理說

萬物之有形者何往而非是道之所寓

程子所謂顯微無間者

河津本無者字

當默會之

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權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也此言有易道存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就水言道之在者
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也所謂道體正在水上水亦易
見道體故發以示人

邵子詩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乃形容陽稚之意

元者善之長也卽亨利貞無非善矣

仁道至大是萬善

石門本河津
本作物似非

皆仁也看來天地之道只

一元字都括盡人道只一仁字

洛陽本字
下有亦字

括盡

朱子論無極而太極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動靜

無時不然而太極無時不在

太極卽是中正仁義非四者之外又有太極也

太極之有動靜卽天命之流行也天命卽元亨利貞也

中庸章句序

洛陽本無
此五字

繼天立極繼字是從易繼之者善

字來蓋天理流注到聖人身上聖人以身立極於天下
故謂之繼天立極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竊意良其背一
句是統說良止也惟止得其止故靜則不有其身動則
行其庭不見其人故象傳曰良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
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可見良其背一句是綱下面洛陽本無而字却分作兩支說良
其背是止之本下面兩支是止之效

朱子曰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之心以
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違於
我而得之矣此忠恕違道不違也

忠恕違道不違道卽其不遠人者率性而已

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故忠恕道不遠

所爲悖理悔吝之應如響故曰從逆凶

四陽在內二陰在外爲大過四陰在外二陽在內爲小過
得意忘言乃知讀書不可滯於言辭之間當會於言辭之
表

言所以述理不述埋之言其可尚乎

天地之德只是元聖人之德只是仁元於四德無不統仁

於萬善

石門本河津本
本作物似非

無不該

理學不明

洛陽本
作學

無往而不陷溺於異學

河津本
作端

心術不正卽事事不正

理明心正卽所見所行皆出於正

聽人之言卽知其心

河津本
作人

之邪正所謂知言知人也

春秋書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左氏曰書有禮也夫
二人皆淫亂之賊陷君於難楚不能討其罪而戮之復
納於陳謂之有禮可乎左氏學識之淺深可見矣

程子曰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蓋道卽仁而
義卽仁之用得其宜處非仁之外又有義也故程子云
然

非知周萬物者不能辨天下之惑

河圖之數在天

石門本添陽本無在天二字

木火土金水春夏秋冬元

亨利貞在人肝心脾肺腎仁義禮知信萬理咸備

文王後天圖離南坎北震東兌西正河圖火水木金之位

也

河圖之數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五

河津本無五行

字二木火陽金水陰就五行觀之一行又各具一陰一陽
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爲陽而六爲陰地二生火天
七成之二爲陰而七爲陽之類又如木之甲乙火之丙
丁之類皆一行各具一陰陽也

四夷來王本於無怠無荒乃知人君一心之敬雖微而遠
人歸往之效甚太

聖人篤恭而天下平二帝三王之治皆原於此

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卽

河津本
作則

朱子所謂已定之形已

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作爲於其

間也

畫前之易卽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也

涵養吾一一卽主敬也

致中致和爲難涵養不可不深省察不可不密

心無所主卽動靜皆失其中

體用一原顯微無閒然而觀之

凡事分所當爲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伊傅周召王佐事業大矣自其心觀之則若浮雲之漠然

無所動其心

天之道公而已聖人法天爲治一出於天道之公此王道之所以爲大也

程子曰謂之變則聖者腐存者亡輪迴之說何其誕邪必首出庶物而後萬國咸寧也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所謂天理卽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著所謂

妙道精義卽仁義禮知是也在天爲天理在聖人爲妙道精義共理一也

天理發見流行於四時行百物生不待言而可見妙道精義著見於聖人之一動一靜又豈待言而後顯哉

須要實見得天理發見流行與妙道精義之實處一一體認得分明乃可見道

觀太極圖皆天理流行發見之實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以至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皆妙道精義之著

太極圖包括天地貫徹古今

偶見日影之移與川流之意同

鑿穿孔也柄刻木端所以入鑿也不量其鑿而納柄其能

入乎

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卽是充塞天地
太極本然之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卽是貫徹古今
太極卽理也性也故朱子太極圖解節節指出性言之
太極性理之尊號

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知太極不外乎此也

本無也字

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卽仁義禮知皆中也此事
言之石門本河津本無之字中也周子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而主靜此中只是禮之一德偏言之中也專言之中是
未發之中偏言之中是時中之中

天人合一流通往來之理無間

好善優於天下若自用已能惡問人者何以成事功

石門本連

下節

人石門本無人字有一毫之矜飾卽心馳於外而氣象卑陋矣

不知仁義道德爲美其所事者皆外物也心役物不可役

於物洛陽本物也節

只循理而餘悉聽之天

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卽畫前之易也

用人不可不慎才不稱事事何以立

聖人謂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正欲人各舉其所

知也必欲舉人皆出於已何以洛陽本以下有爲字公天下取人

之道乎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知易者莫若孟子

率仁義禮知之性調之道聖門專論求仁為木心之全德
求仁得仁即仁義禮知在其中而率性之道不外是矣
只循理便是行道

程明道曰中有主則實實在門本河滿本無第二實字則外患不能入

此實字指主敬而言主敬則天理存而心實外患自不
能入伊川曰中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此中有主
即主敬之主主敬則理雖實而心體常虛虛謂外邪不
能入又曰中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此實字指外物
言中無主謂不主敬即中無主而天理不存外物皆得
以入故曰實實即物來填塞於中

敬而和處眾之要

處已事上接下皆當以誠敬為主

有不合當知幾而不可妄求易曰浚恒貞凶

霍光小心謹慎沉靜詳審可以爲人臣之法

易於十二月臨卦二陽方長之時已爲八月遯卦二陰初

長之戒聖人之遠慮如此

春秋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天道真可畏未有虛發於前
而不應於後者視天爲茫茫不足與言天道

聖人凡事皆謹於微姤初六坤初六之類可見

道者率性而已皆出於天之元亨利貞故曰道之大原出
於天

本領之學天命之性是也

守約施博體用之謂也

守約斂之追藏於密施博放之彌滿六合

商書卷之九 第一
學到口不言而心自得者乃可謂自得也

造化萬物皆從虛中來故程子謂老子玄化一章最善亦謂虛中生萬化所謂谷神也

伊尹周公但能輔其君爲太甲成王而已固不能輔之爲成湯文武也

學易最要知時識勢不然茫然不知吉凶悔吝之機

無極而太極便是元亨利貞天命之全體渾然而未分者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卽天命之流行也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聖人以道體告子貢而子貢未喻也

然識心通活潑潑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石門本連下篇不爲物累覺得身心甚樂

自以來汲汲於外物之求者皆與外物漠然無存與外
物果何益哉

天地之塞氣也形而下者也天地之帥理也形而上者也
氣也理也渾合而無間者也

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蓋義與正爲靜中與仁爲動以
中與仁爲動是以中仁之用言也

只爲外物所累太重便不能有爲

清心省事爲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

靜坐中覺有雜念者不誠之本也惟聖人之心自然真一
虛靜無一毫之雜念

莊生各有儀則謂之性朱子有取焉

陰陽迭爲消長夫之後姤卽繼之泰之後否卽繼之剝之

訂習齋錄 卷一
後復卽繼之此卽吉凶貞勝之理

嘗提省此心勿令昏蔽妄馳

河津本
卽作則

處事少錯矣

無忘無助卽天理存

一石門本
無一字心切不可外馳

未應事時常持守此心勿失應事時省察此心勿差既應
事了還持守此心勿失

常主敬則心便存心存則應事不錯

切不可聽人之言而隨和之故聽不外馳卽無知謬物化
之失

視聽言動善惡吉凶悔吝之幾皆由於此檢察身心只在

視聽言動上用工夫

聽人之言而隨和之而不知其言之是非得失此修己第

一失也

自秦漢以來不知自何時易之圖象不傳於世如王輔嗣

作易解只自乾元亨利貞經文以下皆不論其圖象至

邵子得先天圖

洛陽本
作易

於希夷而後

石門本
無後字

圖象始明

易圖象本原至邵子復明

因見園中花草茂盛曰此卽顯諸仁也

窮通醜好之說士大夫所當知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萬狀

洛陽本
作象

彌滿於天地之間皆顯

諸仁也而之所以然乃藏諸用也

洛陽本
連下節

粲然者顯諸仁隱然者藏諸用

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天下定矣

四夷來王本於無怠無荒故知以威武服遠人者末也

三風十愆遵其戒則治違其戒則亂

二五事之疇貌言視聽思恭從明聰睿肅又哲謀聖乃踐形盡性之學

朱子曰道則天人性命之理天命元亨利貞也人性仁義禮知也理統性命而言天人之學貫於一

收斂檢束身心到至細至密至靜至定之極作事愈有力
凝定靜密自不外馳

不知操持此心則馳騫出入無一息之寧

石門本河津本連下節

靜虛則萬理咸具於寂然之中動直則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此聖所以可學也與

欲寡而理明則心虛而自無克伐怨欲之累

之一動一靜即陰陽之動靜也一動一靜之理即一

一陽之道人能順動靜自然之理卽與陰陽動靜之道相合矣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

之極蓋太極

按太極當作聖人

動而爲中與仁靜而爲正與義

卽太極之全體也

循理卽率性也自一身之耳目口鼻手足百體各順其順以至人倫庶事各得其宜皆循理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化者天地之化

石門本洛陽本化下有一字

過而無

迹如陰陽之變化是也知陰陽之變化則凡率性而行見諸事爲之間者無非天地之事猶孝子之善述其事

也窮神則善繼其志神者天地之神

石門本洛陽本無天地之神四字

妙而不測如天命之神明是也有以窮之則吾性之全

體無非天地之志亦猶孝子之善繼其志也化以氣言

故曰知化則善述其事志以理言故曰窮神則善繼其

志謂之知猶知化育之知默與之契非但聞見之知也

謂之窮則洞見

河津本無見字

天地之心猶易所謂通神明之

德心與之相合無一毫之間也知

石門本河津本作如非

天地陰

陽五行變化之道體之吾身而有動靜五常之道則所

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天地元亨利貞神明之德體

之吾心而有健順五常之性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

矣然神者天地之本化者天地之用必窮神而後知化

也

石門本河津本連下節

知天地之變化而行事循乎天理皆知化而善述其事也

知天道之本原而存心純

河津本作循

乎天理即窮神而

石門

本洛陽本善繼其志也
無而字

剝上九碩果不食言陽有復生之理夫上六不言陰有復生之理十月純坤而初六之中陽已生至十一月冬至成一陽爻爲復聖人則言復亨四月純乾而初九之中陰已生至夏至成一陰爻而爲姤聖人則有羸豕躑躅之戒聖人扶陽抑陰而贊天地之化育者可見矣

致中是窮神繼志之意致和是知化述事之意
剝窮於上而陽生於下夬決於上而陰生於下以此見陽固未嘗有息而陰亦未嘗可絕陰陽消息相因之理微矣

仁義禮知道也道出於天之元亨利貞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

天人一理也。天有不能爲人所爲者，人有不能爲天所爲者，此其分殊也。

太極者

河津本無者字

性理之尊，道爲太極，理爲太極，性爲太

極，心爲太極，其實一也。

不可於中正仁義之外求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舉中庸之義而約言之，是無極。

太極之理，中庸言之備矣。

石門本連下節非

道是自然之理，不待盡已推已而後然，未至於自然之理。

誠能盡已之忠，推已之恕，則至自然之理爲不遠也。

天命之性，太極之理也。

天之晝夜陰陽人之語，然動靜皆與道爲體，運行而不息。

也。

仁卽道也能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道也

明道作字甚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推之凡事皆然

河圖木火土金水卽人心所具肝心脾肺腎之形仁義禮

知信之德是人心上

洛陽本無上字

自有一河圖也

河圖之數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萬化之本原中也一心之妙用和也聖人之能事致中和

天地位萬物育也學問之極功言復聖之事也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

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王道不過如此

此理在天未賦於人物謂之善已賦於人物謂之性故朱

子太極圖解曰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

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

命也孟子言性善指理之在人心者而言易言繼之者善指理之在造化者而言其實一也

時中卽性之發而爲情中乎節者便是性卽未發之中也太極既無聲無臭而又可圖之乎當默識於圖之表

勿忘最是學者日用切要工夫人所以心與理背馳者正緣忘於有所事耳誠能時時刻刻不忘於操存省察等事心常存而天理不忘矣

萬物惟其同一氣故皆同

河津本無同字一理

一氣一理渾然無間萬物各得一氣一理分之則殊合之則一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主靜卽中庸立天下之大本也

三綱五常爲萬事之本綱常立而萬事舉唐虞三代治天

下之道不外乎此

中是道理得其

洛陽本無其字

恰好處

太極卽易書詩春秋禮記四書所言性與

石門本河津本無與字天

道之理非性天道之外別有太極也

守約是守此心性之理施博是推此心性之理

誠者自成也天命之性也而道自道也率性之道也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事小人反是

誠是性之真實無妄非性之外別有誠也聰明睿知生知

之資而具仁義禮知之德卽性之之聖人也

萬物並育道並行大德敦化太極之體也不害不悖小德

川流太極之用也

天道流行而賦於萬物其流行者即繼之者善也賦於萬物者即成之者性也

渾然性理無方所無內外辨知道者孰能識

洛陽本作知

性命合一即學貫天人矣

天人之理同條而共貫者也

格物致知到豁然貫通處即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也

天地萬物分雖殊而理則一所以可格而致其知

中者天地萬物所全具之理和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道只中和二字包括無窮之理其要只在心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萬物資乾元爲氣之始即資坤元爲形之始

是則坤元之氣卽乾元之氣坤無所作爲惟順承

本門

津本作承順天施而已

朱子曰道者天理之當

石門本河津本作自

然中而已矣是則中者

其道理之總名與

朱子曰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稅焉以

盡其力千古聖賢之學只是學

石門本學下有於字河津本學下有如字此

而已舍此皆是俗學

讀易謹察象占二字斯得易之本義

荀卿之托身黃歇楊雄之失節莽賊皆非知幾者

石門本添陽本

無此五字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其知幾乎

一本萬殊萬殊

石門本無下萬殊二字

一本於太極圖見之

一貫卽中和之義

程子言忠恕所以明聖道之體用

一貫之妙於太極圖見之

直書其事其義自見此實

河津本無實字

春秋之本義

河津本作意

顏子幾於無我觀曾子之言可見

河津本上連前錄卷二顏子犯而不校至鳴也

節

卽至著之象顯至微之理無物不然

程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爲心

朱子論仁本於此

咸其輔頰舌艮其輔言有序悔亡發言之失得可見

石門本連

節

天地自然之易所見皆是

天地陰陽晝夜四時人物男女萬物始終皆真易充滿乎

石門本河津
本無乎字

六合貫徹乎古今也

象數自河圖始滿天地間無非象數也而理在其中

顏子犯而不校

石門本
作較

蓋不知物我之有間

洛陽本
連下節

常人纔有觸卽有不平意只是量小

犯而不校

石門本
作較

最省事

只可潛修默進不可求人知

待人而人不信只可自反其忠

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

氣也與此言與太極圖頗相合

律呂律法也述也呂助也助陽以宣氣也

石門本河津
本連下節

統天地萬物一氣之變化

天下古今萬物萬事皆陰陽之變化而理爲之主
天地間只一氣因有動靜故有陰陽剛柔之分先儒言之
詳矣

舉目皆實理實氣此外無一物

程子言天本廓然無窮知此則道大無窮可知矣

只順理而行都無一事之勞擾

順理心安身亦安矣

易簡處事自無勞擾

事來只格陽本作則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

進修皆分內事與人何所干涉而求知乎爲善求人知者

皆非爲己之學也

韓子曰未聞譽大而聲微者也故君子務求譽之大而不

可為於德之太

易曰黃無咎者將亨也動與國通之亦可無咎此日新之要

又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即周子所謂幾也於此憂懼豈復有悔吝乎

凡事皆能謹於幾微則不至於差之大矣

石門本連下節非

四時行百物生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息也

太極自能生兩儀四象八卦加倍滋生而不容已所謂生生之謂易也

卦爻皆陰陽奇偶之變易皆氣也而太極理也理亦雜乎

氣故一卦一爻皆有太極焉

卦爻形而下之器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

朱子解會點言志處有兩節其曰會點之學蓋有以見夫
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
際從容如此此一節言其應對之際也其曰而其言志
又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
之意此一節言其言志也其曰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
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此
一節又是想象會點言外之意與聖人之志同處便是
天地氣象也

誠者聖人之本誠爲太極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
也天命爲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性爲太
極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爲太極聖人處之以中正仁義
不門本河津本而生靜立人極爲仁義中正卽太極以
作仁義中正

註律而言謂之帝帝即太極以妙用而言謂之神神即

太極以理而言謂之天天即太極德無常師主善為師

善無常注協於克一為太極喜怒哀樂未發石門本

無未發謂之中中為太極心統性情心為太極惟皇上

帝降衷於下民衷為太極繼之者善也善為太極太極

者至大至極至精至妙無以加尚萬理之總名也與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同石門本洛陽本無同字

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孟子言性善此善

字虛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孟子言性善實自繼之者

洛陽本善來因繼之者善故性有善而無惡也

無適而非道但當隨時隨處識得分明行得切實耳

大傳曰洛陽本無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朱子曰方道也始出辭以度

洛陽本其理作換字

則見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入也是則凡

聖賢之書無非度天下之理必神而明之則人與理爲

一不然則書自書人自人耳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融會

貫通之謂也

神而明之亦足以發之謂也

至神而明之乃有得矣

陰陽有實體有實氣天地者陰陽之實體也寒暑

洛陽本作熱

者陰陽之實氣也然實體實氣非有二也

知言則知人纔聽人之言便知其於是理有是非

常存心於義理久久漸明存心於閒事即於義理日昧矣

勿石川本洛陽本作無下同忘勿助長最切於日用之功而勿忘尤急

處事最要妥貼周詳

石門本洛陽本作定善

卽無瑕隙之可議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須謹守此訓斯無失言之過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洛陽本無不在子貢可以下六字

在子貢

尚如此況不及子貢者乎

河津本下連前錄卷四後人問性節

交馳於聲利之場而此心存焉

石門本無存焉二字者無者字寡矣

一切外物放下緊緊於身心上用力斯得近裏之效矣
放下一切外物覺得心間省事

人心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元亨誠之通寂然不動者利貞誠之復天人合一之理也

理之散在天地萬物各殊者小德之川流理之本於一源深遠不已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卽大德之分大德者

論語精義 卷一
卽小德之具體用一源非有二也

朱子曰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蓋生也伸也來也皆神也成也屈也往也皆鬼也

嘉言罔攸伏萬邦咸寧古之聖君賢臣皆樂聞善言以成善治若君臣皆惡聞正言有可慮者矣

窮理者窮人物之理也人之理則有降衷秉彝之性物之

理則有水火木金土

石門本洛陽本無土字

之性以至萬物萬事

皆有當然之理於衆理莫不窮究其極而無一毫之疑所謂窮理也窮得人之理必須盡仁義禮知之性窮得事物之理必須使事物各得其宜所謂盡性也理也性也皆天命之元亨利貞也窮理盡性與天命無一毫之間所謂至命也日理曰性曰命雖無彼此之殊日窮日

盡日至則畧有先後之序矣此先儒之成說愚竊述之
凡聖賢之書神而明之則在乎人也

內史過曰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春秋之時議論如
此猶有先聖之遺訓焉

百里奚曰行道有福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即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之意

充滿天地皆元氣流行此仁道所以爲大也
天乃陽氣之實體地乃陰氣之實體

元亨利貞仁義禮知之道流行古今充塞宇宙無物不有
無時不然聖人性之而無不盡賢者復之而求其至凡
民則日用而不知也

中只是性情未發已發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便是非性情

之外別有中。中庸只是此中。平常之理便是非中之外。

別有庸也已發之中無過不及者。

石門本河津本者下有處字

便是

和非已發之中中節之外別有和也。

庖丁解牛只是順理人處事能順理卽如庖丁無全牛矣。

程子謂未出門時此儼若思時。

石門本河津本無時字

也又曰未接

物時只主敬便是爲善皆發先聖所未發。

石門本連下節非

古人云自勝者強抑暴猛之氣克方縱之欲皆自勝之強

也。彼血氣之勇鳥足謂之強哉。

虛中無我惟善是從。

河津本連下節

偏執已私而不能從善者由無克己之功也。

洛陽本無也字

異端邪誕之說欺惑萬世貽害萬世。

舜處父子兄弟之變湯武處君臣之變周公處兄弟之變。

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亦惟盡乎天理之當然而已

程子曰古之爲學專養性情盡性者仁義禮知乃道之體情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道之用故養性情卽學道也

太極涵萬物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萬物分太極物物各具一太極也

卽天地萬物觀之渾然一理達通大小之間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卽天地萬物分而言之天有太極地有太極萬物有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也

太極之理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上下四方無一毫空缺之處而天地萬物自不能外此太極常包涵乎天下

按作當

地萬物如大海之水包涵夫

洛陽本

水之百物所謂萬

物統體一太極也就天地萬物觀之各有一太極如海

中之百物各得海水之一所謂萬物各具一太極也

惟其萬物統體一太極故萬物各具一太極

一國一家常使外有可虞內有可懼則警畏常存而國家

安矣

不門本河津
本無矣字

心無外者可以當大任

命有以

河津本
作一非

理言者天命之謂性是也有以氣言者死

生有命是也

數自河圖始理在其中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太極圖見之

不度事勢之可否謹案作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陰陽之河津本變所謂易也

而一卦一爻之理卽太極也

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朱子解曰太極本然之

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是太極卽在陰陽之中周子又

河津本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石門本無金土朱子

解曰五行各一其性而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

其中是太極卽在五行之中也以太極生兩儀言之兩

儀陰陽而太極無河津本無不在卽所謂太極本然之

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以兩儀生四象言之四象卽水

火木金而太極無不在卽所謂五行各一其性而太極

渾然之全河津本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由八卦

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每爻無非奇偶陰陽

卦卦有太極爻爻有太極氣之所在理隨在焉夫豈有虧欠間隔哉

太極自能生兩儀四象八卦加倍生生而巳所謂生生之謂易也

聖人與會點言志處全在言外蓋會點當春氣河津本和

煦之時浴乎沂風乎舞雩見夫天地上下同流不息飛

潛動植萬物各得其所此時會點之心即對時育物之

心乃聖人物各付物之妙故曰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天

地氣象此夫子所以與點也

無逸一書只是被與怠故其效不同殷之三宗與文王無

逸而敬也故有永年之效自時厥後立河津本王生則

逸逸則不敬也故享年不永

天之道只是陰陽之理人之道只是動靜之理

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人之性雖有四而仁無不統能求仁而克盡己私復還天理則四者之性無不全而天下之萬善豈復有加於此哉

元亨利貞仁義禮知之道流行古今充塞宇宙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性之者聖人也復之者賢人也百姓則日用而不知矣

天理元亨利貞也民羣仁義禮知信也

洛陽本
作矣非

天理民羣

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蓋未應有已發之理具故不是先已應有未發之理在故不是後

洛陽本下連卷七冲
漠無朕至中矣簡

元亨利貞古無此名至文王象易乃立此四言以釋乾卦
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也文王意謂乾道大通而
至正筮得此卦六爻不變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
於正固乃可以保其終也至孔子爲傳遂分爲四德元
爲始於時爲春亨爲通於時爲夏利爲宜於時爲秋貞
爲正固於時爲冬此即天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所謂
天所賦爲命也是命賦於人爲性元爲仁亨爲禮利爲
義貞爲知所謂人所受爲性也率是性而行所謂道也
理既無聲無臭陰陽亦變化不常是豈得而圖之周子作
太極圖不過假象以顯義耳學者要當默識其理於圖
象石門本河津本作豫之表苟只於圖中泥石門本河津本作溺意以求之
又焉有超然自得之妙哉

天命卽天理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朱子解曰常自省察使其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

太極只是性朱子曰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又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渾融而無間也則太極只是性可見朱子曰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而凝聚而成形焉卽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是則太極卽中正仁義也四者之外別無太極

太極合性命而統言之其致一也

先儒曰凡有形者皆爲氣無形者皆爲密而密卽理也
凡涉於有爲者皆氣其無爲者道體也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隨時隨處見之

性理難強

河津本無強字

以語人可語者必其人也

韓子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自在如此

夫履貞厲非但居高自任剛決雖正亦危凡人居顯位操
勢柄遇事果行不顧者亦若此占也

素履最吉以其不爲物誘而率其所履者也

韓子曰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是非可否爲
不矢足以破相術之謬

周子誠上章誠卽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卽陽動也乾道變化者正性命誠斯立焉卽陰靜也純粹至善者卽太極之理有善而無惡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卽動靜也道卽太極也繼之者善卽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卽誠斯立焉元亨誠之通卽太極動而陽也利貞誠之復卽太極靜而陰也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易卽陰陽互石門本作立非根動靜循環而性命之源卽陰陽動靜之理太極是也圖與書相表裏如此

心常存卽默識道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心苟不存茫無所識其所識者不過萬物形體而已

理不外乎氣惟心常存則能因氣而識理石門本河津本連下節

天洛陽本河津本作性理無聲無臭自非存心體認之久不能默悟

其妙也石門本無也字

道之大原出於天聖賢發明其理言各不同其明道河津

興道作
而理則一也

庖丁解牛而技經肯綮之未嘗洛陽本嘗下有養字者只是處事順

理自石門本理作應自作殊無齟齬也

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者平常也蓋不偏不倚解五性渾然未發之中無過不及解性發爲情各中其節之和庸卽性情未發已發皆平常之理非性情之外別有所謂庸也

周子通書誠上誠下等章皆與中庸相表裏

性者萬善之一源卽無極而太極也

天命天道天理天性天德一也

天地間可見者皆造化之迹其不可見者密也

太極圖五行各一團雖曰各一其性各一太極其實初無
空缺處但自統體者分之各有一太極耳男女萬物各
有一太極亦如此

太極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分而言之天地人雖各具一太
極合而言之則統體一太極也

道無所不在故莊子有道在稊稗螻蟻瓦礫之類之言程
子言莊生形容道體之言亦有之此類是也

鬼神字始見於書而詳於易大傳

陳北溪曰如鼻中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
聰明處便是魄

太極上一圈是天地之性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各一太極
是氣質之性然氣質之性卽天地之性隨在氣質中非

有二也

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如在父子有仁在君臣有義之類是在物之理也處之各得其宜所謂義也

隋文聽獨孤言以廣易勇晉武聽楊后言不易衷後來皆致亂婦言可畏如此

義理精則能辨是非定予奪故綱目非朱子不能作知覺運動之蠢然人與物同者人皆知之仁義禮知之粹然人與物異者知之者鮮矣

中庸言道皆率性之謂也

中庸不可能者以人不能得性情之正也私欲盡則性情得其正而中庸可能矣故曰用求中庸之道者不外乎

性情得其正也

河津本下連程字
曰古之學者節

人纔動便有差只是妄動不妄動則不差矣

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學者之通患也

石門本
連下節

程子曰古之學者專務養性情蓋養性情卽求中庸之道

也

河津本上連中
庸不可能者節

朱子曰五性之殊散爲萬事是萬事皆一性性卽太極也

河津本
無也字

太極動而生陽神之伸也靜而生陰鬼之屈也屈伸相感

動靜相因循環無端易之謂也

太極通書皆相表裏

朱子曰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譬喻著龜雖未用

而神靈之理具在猶武是殺人底事聖人却存此神武

而不殺也又曰神武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又曰神武而石門本河津本無而字不殺之言只是譬喻謂聖人已具此理却不犯手

朱子曰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雖不是

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石門本連下節非

養性情便是爲善便是學道

全體呈露是仁義禮知信之性妙用顯行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

全體呈露是大德之敦化妙用顯行是小德之川流

全體呈露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妙用顯行是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

交人而人不敬信者只當反求諸己

善莫大於取人之善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能之意
性情之外無道

性者道之體情者道之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朱子解剝太極圖括盡周子圖說至爲精密

易只是陰陽剛柔仁義三極之道一太極也

仁之道大仁卽天地之元也元於天之四德無不統仁於
人之四德無不貫其大可知

朱子曰道之顯者謂之文卽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
人之寐陰也闔也寤陽也闢也一寐一寤一陰一陽一闔
一開卽所謂易有太極也

石門本
連下節

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二物道有體用不可分體用爲

二致

渾然天

洛陽本
作一字

理而與物無間道

河津本
器字

合一也

左氏孟獻子曰禮身之幹也禮身之基也此言猶有先王之遺教焉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中也命也即天命之性也

召誥敬德之言不一而足則古大臣告君之本端在此矣

萬物統體一太極理一也萬物各具一太極分殊也

石門
本河

津本連
下節

舉天地

石門本
津本作下

萬物總而言之只是一理即理一也就

天地萬物分而言之各有一理即分殊也理一貫乎分殊之中分殊不在理一之外

詩曰

洛陽本無詩曰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朱子曰命天命也天命

即元亨利貞也永言配命即已之仁義禮知之德合乎

天命則

河東本無則字

自然順理而多福矣

君子行此四德者

石門本河津本無者字

故曰乾元亨利貞聖人與

天地合德也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

言必及於難後伯宗果爲三郤所害伯宗之妻有先見

之明如此

仁爲天之尊爵則禮義知信皆仁所統也

石門本連下二節非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只是見理透徹

學不明理

石門本無理字

所見皆淺末之事

修道之教正是聖人贊天地之化育

讀書錄卷二

只循理凡事無不順序

讀書續錄卷二

天下之大本中也所謂萬化之本原也

洛書以冲子孺子稱成王皆不可曉周公雖元聖豈可
此稱其君不可解

無逸書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
不敢荒寧此數言皆主敬而言治天下之本不外乎此
太極圖水火木金土五圈雖曰各具一太極其實初無間
隔渾然一理已具而五行各得其一天地萬物皆如此
無逸書有天下者不可不斯須熟念而力行之也
裕蠱往見吝從容治蠱而蠱益深

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啓其端

上卦苟止下卦吳順而無爲所以成

石門本蠱作盛非

爲學只是學天理人倫外此便非學

亦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爲於事終無益

大化滔滔竟莫知所止

卽太極圖觀之無極而太極者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者顯微無間也蓋無極而太極冲漠無朕而萬象已具故曰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各具太極之理故曰顯微無間也

洛陽本前上源也節非

卽太極之理而言已具有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故曰體用一源也卽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而言太極之理無所不在故曰顯微無間也

卽太極而言已具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故曰體用一源也卽兩儀四象八卦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道之理無往不在故曰顯

微無間也

石門本
源也

自理而言冲漠無朕而天地萬物之象已具故曰體用
源自象而言即天地萬物之著而冲漠無朕之理各在
故曰顯微無間

程子又曰冲漠無朕萬象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蓋未應而已應之理具存故不是先已應而未應之理
常在故不是後

萬物統體一太極可見道之其

石門本
河津本作極大無外其小無

內渾然無間

河津本
斷處

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蓋總有理即有象初非懸空
之理與象分而為二也

微者理也顯者象也理不離象故曰一源象不外理故曰

無間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謂之生則

一齊生就非有片時之閒斷也

石門本河井本連下節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以至陽變陰合而

生水火木金土真精

洛陽本洛陽本

妙合氣化生男女形化生

萬物竊意其初理爲之註而一齊造化生就

性卽理也千萬世論性之根基朱子所以明程子之言也

太極理也陰陽氣也理只在氣中非氣之外懸空有太極

也朱子曰此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

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

乎陰陽而爲言耳

理與氣一時俱有不可分先後若無氣理定無止泊處
卽行事之公私而可知其人矣

體用一源理包乎象顯微無間象不外乎理

石門本連下節非

微陰眇重淵至於六陰盛長知幾者當謹乎此

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是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不能
於大而謹於細也

但明其理而不求諸事則所明之理虛而無用但求諸事
而不明其理則所求之事

河津本作理非

未必皆出於理之正

必明其理而求諸事求諸事而明其理俾理在於事皆
有的實事合乎理而不違矣斯理明事當而知行兩得
矣

明理所以處事徒明其理而不能處事則所明之理爲無

用矣

事事物物皆有理就事物上明得理透徹斯可處事物各得其當矣

明理是格物致知事理明而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可次第用力也

天下無性外之物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而性無不在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語大天下莫能載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天下莫能破一物各具一太極也

自太極之體統貫乎陰陽五行男女之用所謂體用一源也卽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用而各具夫太極之體所謂顯微無間也

言貴乎時

雜念多雜言多能存乎道者鮮矣惟一念一信專在於道

則久久自然有得

石門本洛陽本無有得二字

雜言多最害正理以其與道相忘也

不雜亂多言而心自存心存而於

洛陽本作與

道其庶乎

天命云者實理之源性乃天命賦與人物之實體道即率

性當然之實用教因性道體用之實而品節之蓋中庸

一書不過一誠而誠即性命之實理推之萬事者也

體用顯微不曾間斷相離爲二物

冲漠無朕之理與昭然之萬象一時俱有非先有理而後

有象也

非象則理無所寓

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天地間自

有此象所謂畫前之易也

石門本連下節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仁義禮知之性是也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元亨利貞之常是也性命一理也

勿忘最切於學者與道相悖者只是忘之而念不在是也論閑事閑言語多論義理精切之言語少欲其有得也難矣

學問實自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既雜亂何由有得

順理便是順天天之外無理理之外無天也

洛陽本下連卷內言貴乎

非時

誠卽性命之實非性命之外別有誠也

晉悼公卽位任官各得其人所以復伯況王者洛陽本無者字能用天下之賢使各舉其職何患天下不治乎

渾渾然理氣無窮盡無方體而天地萬物畢貫爲一

下

切問近思最於身心有益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反之有不可曉者

篤志力行而不知道終是淺

只於文辭議論是非得失而不本於道終是淺朱子論前

輩有云

事往之非者不可拈起說

有從逆而饗福者幸也

譏謔所爭者真細事耳令人厭之

羣居不可泛言雜駁不近正理之事謹之

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此章有易道存

商書卷之九
卷二
五
焉蓋能見幾知止也

人臣當各立於其職不可有出位之思

應事最當知幾

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至言非常人所能知

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觀此則先王之仁厚豈可及哉

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故與人

未合者切不可強與之言曾子曰魯肩諂笑病于夏畦

觀此則君子之所養可見

外物

不門本
作物外

卽身外之物也其實不足爲身之重輕孔子

以不義之富貴爲浮雲信然

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羣天下雖大

謂本大下有而字不能加性

分之毫末

試看千古以來溺於外物者竟亦何益於己但垂貪不知止之各而已

未發之冲大德之敦化已發之和小德之川流中者大本也和者達道也大本為體達道為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於此可見

大德敦化是萬物之一源小德川流是萬物之殊體一源流而殊體殊體本乎一源非有二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並育指飛潛動植而言並行指日月四時而言並育並行皆大化之源故曰大德敦化不害不悖則自大化中流出如飛潛動植

前漢書卷之九 卷之二 二
各遂其生而不相害日月四時代明錯行而不相悖故

曰小德川流然大德敦化者小德川流之本小德川流

者大德敦化之分大德敦化如泉源小德川流石門本作源非

如泉源河津本作流散而爲千支萬派其實皆理氣之一源

達而爲理氣之萬殊分而言之各有體用之別合而言

之則體用一源也

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便是河津

本無是字失言不可不謹

易曰庸言必信庸常之言人以為不緊要輕發而不慎殊

不知一言之妄卽言之失故庸言必信德之盛也河津本連

簡下

凡事必有徵驗之實乃可言不然則妄言者多矣河津本作也

小學一書不出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倫五倫
不出乎仁義禮知信之性是則性也者其小學之樞紐
也歟

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理氣混合爲一元無間隔就中
細分之則陰陽五行萬物各具一太極也

理氣真實不可分先後

動之前爲靜靜中有太極靜之極爲動動中有太極程子
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

周子通書誠上誠下誠幾德聖慎動道六章只是一箇性
字分作許多名目

洪纖高下飛潛動植各具此理所謂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河漢本焉也 洛陽本上連卷十
下有者字 一天所賦之命節

偶見柳花悠揚高下因悟造化流行雍容自然之妙

通書一書不外乎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萬事之理與太極圖一一相合無閒惟細翫之可默悟其妙

通書一字一義皆與太極圖相合

人動處有差造化亦有差如寒暑不時福善禍淫之不當者朱子云然

四書集註下小註脚程朱外諸家固有發明集註者而穿鑿者尤多許魯齋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不獨異端爲然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纔資始卽資生無須臾之先後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體春夏爲誠之通秋冬爲誠

之復然物亦有生於秋而成於夏者亦有生於春而成於夏者亦有生於春而成於秋者亦有生於夏而成於秋者凡一物始終卽一物之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教人者當謹守此言與人談論亦當謹守此言

聖賢真是人不能識如程明道去聖人爲不遠陳襄薦明道謂其可爲風憲之職是豈足以知明道哉

河津本無哉字

通書聖第四朱子語錄曰須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上更有寂然不動竊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太極動而生陽乃太極之用流行者也動前卽陰靜而陰靜之中乃太極之體立豈非寂然不動者乎

朱子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應萬事也故知不
昧斯能妙衆理而應萬事日用之間知最爲切要或茫
不知理之所在而應事不差者鮮矣

孔子得三代堯舜之事實文章乃可以致刪述朱子得濂
洛關中師弟子之議論著述乃可以洛陽本無以字成傳註故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羣賢之大成其揆一也

許魯齋答寶先生書中間一節議論深識命時勢三者蓋

深於易者也洛陽本

不知時識勢而妄爲卽孟子所謂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

大道也石門本河津本無也

如黃河洛陽本滔滔之下流而欲捧塊以塞之愚之甚矣

莊子人間世篇揣摩人情世態曲盡而無遺言嘗察愛者

識微者知之

凡天地萬物有形而可見者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大而出處小而交接皆當見幾而作

履霜而知堅冰之必至羸豕而知蹢躅之有孚故凡事必謹於微微不謹必至於著矣

中庸末章引詩曰衣錦尚絅如此方是爲己之學有一毫求知之心卽非爲己之學矣

曾點言志便是道也者不可須臾石門本洛陽本無須臾二字離也可
離非道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曾點言志便是太極陰陽五行萬物流行各得其所之妙

曾點言志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朱子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
充滿無少欠缺卻與之左右逢其源語大天下莫能載
語小天下莫能破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之意

觀曾點之志雖至妙之學不可妄爲是何也以道無不在
也

天理流行卽陰陽動靜而太極無不在理雖不雜乎陰陽
亦不離乎陰陽也

元亨利貞之流行卽天理之流行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
之欠缺所謂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可以心悟不可以目
觀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之流行卽天理之

流行也

體卽微顯卽用體用一源先言體而用在其中顯微無間
先言用而體不能外

夫之九三曰壯子頌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愷

無咎故決小人之道貴乎不係私愛雖若與之河津本無之字

合而終能不露形迹以決不門本作河津本作夬之也

程明道不用文字蓋誠意旣不能動人文字何補

古之聖人不語人以未及

言實未易聽必允迪厥德然後謨不門本作謀明弼諧

聖人雖教人不倦亦未嘗輕以大本大原語人觀論語問

答處可見

婦之時義大矣哉朱子曰幾微之際聖人所謹

待人當宏而有節

天地不交無以成化功上下不交無以成治功

神無方而易無體就太極圖亦可見太極或在陰中又在

陽中或在陽中又在陰中此神無方也或為

石門本河津本作在

陰又為陽或為

河津本作在

陽又為陰此易無體也究而言

之陰陽之易無體太極之神無方氣與理蓋未嘗離也

程子

河津本于下有日字

萃象傳曰有無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

聚則為有為動為始散則為無為靜為終萬物死生之

理如此而已矣

張子曰一故神即神無方曰兩故化即易無體

大抵少能省己之失惟欲尋人之失是所謂不攻己之惡

而攻人之惡大異乎聖人之教矣

不能深識事幾妄爲而中望

石門本門本亦不可取也

聖人最惡許人之陰私

物我彼此渾然一理但所得之分各殊耳

程子所謂豁然有覺處覺者悟此理精粗本末渾然一
也

程子曰雜信鬼神

石門本河津本無辨字

怪異之

石門本河津本無之字說者

只是不先燭理

不相知者雖終日同處亦不知也

進退出處只當居易俟命

無妄主

洛陽本作干

於人庶幾不失所守

游程朱之門

石門本河津本門下有者字

得其傳者有其人與

爲學只是要知性復性而已朱子所謂知其性之所有而

全之也

體用一源卽體而用已且顯微無間卽用而體不外

石門本連

下節非

雷二月發聲八月收聲者氣之動靜也

人不謀諸已而強爲之謀彼卽不從是謂失言日用間此等甚多人以爲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責無小大也謹之

日用間纖毫事皆當省察謹慎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子貢以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聞若開口卽論天命性與天道聽者果能入乎

四書滿天下聖經賢傳妙旨無窮讀者果能真知其理而實踐之乎

學術不造乎高明正次

洛陽本作正大高明

則所就之事業卑陋可

知

日用體認仁義禮知之性於所存所發之際最是爲學之

切要

實氣實理充塞而無窮盡流行而無止息

大無外小無內一實理實氣貫之

春而元

石門本河津本作大

始夏而亨通秋而利遂冬而貞固一實

氣實理貫通流行如循環之無端

天地人物之理渾合而無間但其中自有條理所謂理一

而分殊也

知道則言自簡是何也以非道不敢言也

句句着實不脫空方是謹言

溫公謂誠自不妄語始信哉斯言也

信口亂談者無操存省察之功也

謹言是爲學第一工夫能謹言則句句是實理不能謹言則句句是虛談言是實理則能實其行矣言是虛談則必不能踐其言

河津本
作行矣

信口亂談妄道真猶病風狂而不自覺也

元城劉忠定力行不妄語三字至於七年而後成力行之難如此而亦不可不勉也

行仁義謂之道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道德仁義名雖殊而理則一也

道德仁義禮知一理也老子乃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分道德仁義禮爲五也

老子言道德而外仁義果可謂之道德乎韓子謂其去仁與義而喜道德亦可謂深知老聃之失矣

人臣事君當竭忠盡誠雖細事不可欺雖曲禮皆當謹不知道即不知所行之是非

三才雖各一太極又總是一太極如天有元亨利貞地亦有元亨利貞人亦有元亨利貞分而言之爲三才各一太極合而言之地與人之元亨利貞即天之元亨利貞是三才各一太極又總是一太極也

朱子曰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然則欲免獲罪於天必須事事所爲合理即順乎天而無事於洛陽本禱

矣

逆理而獲罪於天不特禱於輿窳而不能免雖禱於天亦

無益也

朱子答學者之問多告之以性與天道之妙乃聖賢接引後學不得已之盛心也必若待中人以上之資始告之以此則可告者亦少矣是則孔子所言者教人之正也朱子之接引後學者權也

讀正書明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斯無不正矣斯須不可不近正人斯須不可不行正道

五經之後大學論孟中庸程朱易傳義詩傳四書集註周

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

洛陽本下連卷七凡聖賢之書至可尋節似是

中庸二十二章言至誠三十一章言至聖三十二章又言

至誠三章之義融而會之可合於三十二章言至誠

盡己之性卽三十一章至聖盡仁義禮知之事博博如

天淵泉如淵卽三十二章立天下大本之事其曰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卽三十一章洋溢施及中國蠻貊之事卽洛陽本無卽字三十二章經綸大經之事其曰贊化育與天地參卽三十一章配天之事三十二章知天地化育之事究而言之誠而已

夏月暑氣鬱蒸萬物發生暢茂

洛陽本作茂

邪說異端斯須不可近爲害至大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正學也不學此者卽非正學也

四書頃刻不可不讀

大要當洗滌盡此心之欲有一毫之欲未盡卽本體蔽昧而用失其當矣

心性爲天下之大本必涵養純一寧靜則萬事由此而出

者皆天理之公矣

心如木之

洛陽本無之字

源源清則流清心正

石門本則事正作正非

則事正

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之功多則

動時省察之功易也

周子通書誠幾德

洛陽本德幾非

章幾字兼善幾惡幾而言聖

章誠神幾此幾字專以善幾而言

洛陽本此而首節

中庸只說未發已發周子又指未發已發之間說幾字乃

發前聖所未發也

易曰

河津本無易曰

憂悔吝者存乎介此介字似周子幾字中庸

示人靜存動察功已密矣周子又發出動靜之間幾字

教人於此用力又功之至密至密者也

靜坐洗心殊覺快愜

易中幾字乃周子幾字所自出

一切外物皆不可思思之又未必得得之又無所益不若專思義理至於久而精明純熟則可以馴達天道矣

用力於曲學之差矻矻終身而無所得

韓文所以高於諸子者以約六經之旨而爲之也先儒猶謂其先學文失進爲之序况爲文不本於六經義理徒取文士之辭華綴集而敷衍之者乎

自勝者強克己最爲難事不可不勉

周子曰果而確克己之功當如是

宴安之私最難克

宴安鴟毒此言當深省

體用一源者卽源而流在其中。源無間者卽流而源不

外是

書曰

洛陽本無書曰

顧諟天之明命

石門本無字明命二字

卽天之元

亨利貞賦於人爲明德仁義禮知也中庸所謂天命之

謂性是也

至善卽明德之極處非明德之外別有一理爲至善也

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唐虞三代以下

漢唐宋之君有如是之德者乎無如是之德欲其行二

帝三王之道難矣

朱子曰其體則謂之易這只是陰陽動靜剛柔闔闢消長

不着這七八箇字說不了若喚做易只是一字便了然

則易之爲義於是可識矣

真不伏食齋能知味自用而不知亂混地不獨凡民爲然
恐讀書而不明理者亦然

佛老之教初無齋蕪之說齋蕪皆起於後世梁武道君之

事可驗矣

洛陽本齋
矣作見也

宋之時不惑於異端者無幾雖名士公卿亦洛陽本
無才字陷溺

其中道之難明也如此夫

異端邪誕妖妄之說惑世誣民充塞仁義爲害不可勝言

自古如此

絜矩是恕心

鬼神是二氣之靈

陰陽合散無非實者鬼神是二氣實然之理洛陽本無
之理二字鬼

神合理氣爲一而言

全體呈露是元亨利貞妙用顯行是春夏秋冬

全體呈露是仁義禮知妙用顯行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五氣布四時行卽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鳶飛魚躍之
機舉萬物皆然

思齊一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備焉讀之有以遠
想前王之盛

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是非苟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
亦不能辨矣此先賢之成說有感而書於此
人好靜而擾之不已恐非爲政之道

太極十箇圈總是一箇而二氣五行男女萬物之外無太
極也

太極圖男女各一太極萬物各一太極又皆各有陰陽之

氣涵太極非有理而無氣也

觀日影之漸移卽造化之密移可知矣

謂之道謂之器謂之變謂之通謂之事業名雖殊而其爲道則一也

卽太極無聲無臭而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已具于其中所謂體用一源也卽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而太極之理無所不在所謂顯微無間也

顏子於聖人體段已具卽孟子中公孫丑所謂顏子具體而微也體段是聖人所具之天理顏子亦有蓋以一身四肢之體段喻一心四德之體段也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源卽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卽乾之四德流行而不息也

程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於滅不得觀程子之言其所感者深矣

抑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卽川流不息之意其要在謹獨予誦此詩深有警於心

乾有元亨利貞坤亦有元亨利貞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之元也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之亨也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坤之利貞也人之仁義禮知人之元亨利貞也三極之道本一極也

伊傅告君之辭曰德曰仁曰誠曰敬曰明命曰道

歸於人君之一心大臣正君之職於是可見

帝王之治皆本於道德而禮樂刑政乃爲治之具

帝王爲治之本在德其次莫先於用賢才修治法治法者
禮樂刑政是也

義卽是天命君子行義所以立命也

術數之學專以

洛陽本作一

窮通壽夭爲命常人信其說而不

修在己之義惑之甚矣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元亨利貞也動者
元亨誠之通靜者利貞誠之復天命之流行是卽太極
之流行太極天命其理

石門本理一也下有則字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卽元亨利貞天命深遠流行不
已卽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如朱子所謂太極之

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

天道天德天命天理也

三代而下文武長才有武侯數學之精有康節道學之統
有程朱

程朱在當時知者甚少

程朱立朝時人多欲輩行之正如安童之論許魯齋

程朱接孟氏之統有功於萬世

程朱之道萬世之後必有追崇盛於前時者

程朱從祀不宜在漢唐諸儒之下

程朱傳註少有用心於其間者

真知力行元有許魯齋

程朱之書得其門者鮮矣

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嘆中道學君子也

濂洛關閩數君子雖所學成就不同要皆有大功於聖門者也

尊程朱之學者許文正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大極圖見之

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亦猶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陽不生於陽而生於陰治亂相根之理微矣

觀陰陽之互根見治亂之相根

一言之失喪邦邦未必喪也而喪邦之原基於此一事之失而喪邦邦未必違委也而喪邦之幾兆於此非識微之君子孰能知之

天人禍福相應之幾至微而不察

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修辭石門本津本立其誠必須

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其違道

遠矣河津本

笑洛陽本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言要

專一心要寺一

或者謂以漢高祖之明達識得大儒佐之可以成三代禮

樂之治竊謂漢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果有祇

德檢身反身自治純亦不已如禹湯文武之德乎河津本無

乎不然雖有大儒佐之亦不能成禮樂之治也

中庸篇末八引詩功夫極其精密義理極其深妙非知道

者孰能識之

孔子多教人學詩觀中庸大學引詩居多則其有得於詩者深矣

太極圖之理自朝至暮說不盡但少肯聽者耳

無限量無空缺無間斷無窮盡大莫大於此者

河津本故作理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大以包小小以分大以貫之

有四大而道包之

理直是難言而言亦人未之信

好仁者無以尚之純是天理

克己爲仁孔門有顏子

汨溺於聲利之中而不覺何道之敢言言之適足以爲口

耳之末耳程子所謂醉生夢死真不爲虛語

石門本河津本末耳

孟氏

河津本
作子

統絕漢唐間言道者皆妄也韓子亦止能言

道之用耳

道至濂洛關閩而明今其書雖存吾不知道之要何在

抑之詩相在爾室室不可度思五句苟能力行之可以至

天德

無極太極理也陰陽五行氣也無極太極非有離乎陰陽

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是理雖不雜

乎氣亦不離乎氣也五行雖各具一太極而五行各有

其氣是理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也無極之真二五

之精

石門本
作真非

妙合而疑是理氣相合而無間也男女各

異

一太極而男女各有陰陽是理又未嘗離乎氣也萬

物各具一太極而萬物皆有陰陽是理又來嘗離乎氣也是則萬物男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初無精粗本末之間則理氣不相離者可見矣

理氣豈可圖而周子圖之非超然有得於圖之表者不能知程子終身不以示人者其意微矣

蠢然動之氣人皆知之粹然動之理則知者鮮矣

一是寂然不動貫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河津本連下二節

一是天下之大本貫是天下之達道

一是**一本貫是萬殊**

在一心之理與在萬事之理本無二致惟聖人一心之理能通萬事之理者以其純乎天理之公也

道卽理也聖人一心之理通乎萬事之理體用之謂也

言身之性
卷之二
三
誠爲萬理之樞故曰誠者聖入之本

易者陰陽也充滿

洛陽本
作塞

天地流行古今無一物之不體

無瞬息之有間

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陰陽之謂也大傳曰易無體言或

爲陰或爲陽無一定之體也

性爲萬理之樞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乃接物之要

心之理卽仁也三月不違仁者心在內卽仁在內爲主曰

月至焉者心在外卽仁在外爲賓

或以宅喻仁謂心在仁之內爲主心在仁之外爲賓嘗考

程子有回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仁也以此觀之則心與

仁未嘗相離者謂心在仁之內心在仁之外是分心與

仁相離爲二矣且謂心在仁之外則其在內之仁又孰

爲之主是有無心之仁也恐其說有

石門本洛陽本作者

未盡竊

意三月不違仁者心在內卽仁在內爲主日月至焉者
或一日心與仁在內或一月心與仁在內是心與仁在
外之時多爲寶未知是否姑書以俟來世

無物不有道之大充塞天地無時不然道之久貫徹古今
太極圖明一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通書明一理陰陽五
行散爲萬事表裏相合者如此

聽人之談卽知其是非邪正所謂知言知人也

讀通書筆錄誠上第一誠者聖人之本卽圖之太極陰陽
五行之謂也

誠下第二

石門本河津本無第二兩字

誠卽圖之太極五常卽圖之五

行之性靜無動有卽圖之太極在陰陽也

誠幾德第三誠卽圖之太極幾卽圖之陰陽動靜之間

本無仁義禮知信之德卽圖之五行之性也

聖第四寂然不動之誠卽圖之太極在靜中感而遂通之

神卽圖之太極在動中幾卽圖之陰陽動靜之間也

慎動第五曰道曰德卽圖之五行之性也

道第六聖人之道仁義中正卽圖之中正仁義也

師第七性者剛柔善惡卽太極陰陽五行之內氣質之性

也中則本然之性也

幸第八有恥卽圖之義也

思第九無思思通幾動卽神幾卽圖之太極在陰陽中

也陰陽動靜之間也

志學第十伊尹相子所志所學卽圖之太極也

頤化第十一陽生之太陰成之義卽圖之陰陽仁義也

治第十二仁義禮知動靜言貌視聽卽圖之五性陰陽五

行之事也

禮樂第十三禮樂卽圖

河津本無圖字

之陰陽也

務實第十四實勝善也善卽圖之太極也

愛敬第十五其曰善卽圖之太極純粹至善之理也

動靜第十六動靜卽圖之陰陽神卽圖之太極也

樂上中下第十七十八十九其曰樂卽圖之動陽

河津本作靜

也

聖學第二十其曰一卽圖之太極其曰靜虛動直卽圖之

陰陽其曰明

河津本作名非

通公溥卽圖之五行也

言學部卷之二
二
公明第二十一其曰公曰明卽圖之太極誠而明也

理性

河津本作
性理非

命第二十二曰彰曰敬卽圖之陽明陰晦

靈卽圖之太極剛柔善惡五二一本卽圖之陰陽五行

太極也

顏子第二十三顏子之樂卽全乎圖之太極也

師友下

按當是師
友上下

第二十四三十五其曰道曰德曰義皆

圖之太極也

過第二十六過者違乎圖之太極也

勢第

石門本河津
本無第字

二十七勢之輕重卽圖之陰陽迭運相

勝者也

文辭第二十八載道之文道卽圖之太極因辭以明理者

也

聖蘊第二十九章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卽圖之太極無聲無臭而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
也聖人之蘊卽圖之太極也

精蘊第三十章精卽圖之太極至精之理蘊卽圖之太極至
廣之業也

乾損益動第

石門本河津本無第字

三十一章乾乾不息之誠卽圖之

太極於穆不已之實理也損益動所以求至此實理也
家人睽無妄第三十二章曰端本河津本作本端曰誠心曰善皆圖
之太極也睽天地睽而其事同同卽圖之太極也復則
無妄卽太極也

陋第三十四章曰道曰德皆圖之太極也文辭之陋不本於
太極者也

擬議第三十五至誠動變化卽圖之太極陰陽也

形第三十六春卽圖之陽秋卽圖之陰也

公第三十七天地至公卽圖之太極也

孔子上第三十八其曰王道卽圖之太極其曰王法卽圖之太極見於修道之教也

孔子下第三十九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孔子卽圖之大極五行也

蒙艮第四十時中卽圖之中艮止卽圖之主靜也

石門本連下節

竊嘗觀之太極圖不過明

石門本河津本無明字

一理陰陽五行化

生萬物通書亦不過明一理陰陽五行五性散爲萬事

故通書一字一義皆與圖意相合愚雖融會旁通不能

詳

河津本相非

舉其說而大畧則庶幾其萬一

姑筆錄於卷

以俟後之君子薛瑄謹識

河津本無薛以下四字

朱子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蓋作與語是動動即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止與默是靜靜即太極之體所以立也用之行中與仁是也體之立正與義是也作止語默皆太極之道所謂無非教也

聖人體道無隱其作與語是動處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之達道也其止與默是靜處即寂然不動天下之大本也

聖人無行而不示人以至理理即作止語默之則也

石門本河

津本連下節

人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故聖人無行而不示人者皆天理流行之實也天理只

洛陽本一作即是

仁義禮知信散而爲萬善當於聖人作止語默之間一
一默識其何事是仁何事是義何事是禮知信無不
然於心而無疑庶可以知聖人所以爲聖人矣

於人無憎惡之私惟公好惡而行之

費而隱卽顯微無間

民咸用之謂之神但人由之而不知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朱子曰不與猶

洛陽本猶

下有言字不相鬬言不以位爲樂也

洛陽本無也字

蓋舜禹德

冠人羣雖處富貴之極而漠然無所動其心河津本况

肯窮侈極欲以位爲樂乎宜乎夫子以巍巍稱之其高

也可見矣

孔子曰不仁者不可久處樂朱子曰久樂必淫蓋不仁者

失其本心爲富貴所動窮後極欲無所不至正與舜禹
有天下而不與相反聖人則超出洛陽本萬物之上不
仁者則陷於物欲之中聖人則役物不仁者則役於物
此正天理人欲之所由分也學者不可不察

但爲外物所動者便被他壓得低了巍巍乎高出萬物之
表者其惟舜禹乎

聖人不以天官私非其人故曰天命有德五服五彰哉

聖人首出庶物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石門本連

非下節

河圖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故太極圖水根於陽火根於陰

聖人之治天下仁心仁政本末具舉

聖人子民之心無時而忘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

河津本

不已此之

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乃所謂太極也

愚竊謂人日用之間亦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亦所

謂易也而其所以動靜之合乎道者亦所謂太極也

惡非有意之私而合乎天理之公卽所謂惟仁者能惡人

也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事至

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是其未應之

時初無一毫妄念之起所謂無意也既應之後隨事而

休所謂無必無固無我也

止非一定

洛陽本下有而

定不移之謂乃隨時而止也如當動而

動止在動上當

靜而靜止在靜上當止而止止在止上

當行而行止在

行上當語而語止在語止當然而默止

在默上以至萬

事萬物各有當止之理惟止得其時乃

止之義也苟當

洛陽本動下有而字

不動非止也當靜不靜非

止也與夫行止

語默各失其當止之時皆非止也蓋止

洛陽本無止字

無定體

惟隨時而各止其當然之理則止之爲

義得矣

石門本本連下

河津二節

止在人無須臾之

可離當識其時之所當止者止之

止之爲義廣大無

所不包大而人倫綱常之道細而語默

動靜之閒止得

其止則爲天理止失其止則爲人欲矣

易言艮止書言安

止欽止詩言敬止大學言知止止之爲

義最精乃天理當然之極也須臾失其止卽人欲之私矣

止當內外動靜交致其力靜而心不止於天理非止也動而事不止於天理非止也天理者仁義禮知信而已

萬事所以不治者失其所當止也萬事各止其止則天下治矣

止則心定理明

止則順理而無事

止則靜一而精明不止則紛洛陽本作分擾而雜暗

非禮勿視視必合禮視得其止也非禮勿聽聽必合禮聽得其止也非禮勿言言必合禮言得其止也非禮勿動動必合禮動得其止也視聽言動皆得其止則人欲盡

而天理全矣

人心失其動靜之時者皆不得其正也

止則物各付物自無紛擾之患

止則天地位萬物育矣

朱子所謂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卽周子定之以中

正仁義

洛陽本作仁義中正

而主靜之意蓋中也仁也動也正也

義也靜也仁義中正動靜周流

石門本河津本作旋

而常主夫靜

則動靜各止其所矣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動靜各止於理

而不知有人己

石門本河津本作也

伊川良傳曰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

於止爲無咎先儒言只說

洛陽本作就

得靜之止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知行貴乎兼盡也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語意與鬼

神體物而河津本無而字不遺之體同

鬼神體物而不可遺物物一太極陰陽也

大哉乾元元卽太極之動亨利貞皆太極之流行也

易有變易交易兩義變易之易陰陽晝夜流行是也交易

之易石門本作義非天地上下四方對峙是也石門本連下節非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卽太極也太極

卽性也卽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也

誠命性理太極道名雖殊實一理也

天命性道德皆天理也分而言之自其出於天者謂之天

命元亨利貞是也天命賦於人者謂之性仁義禮知是

也率性而行莫不各有仁義禮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
之道所謂道也行是道而得仁義禮知之性於心所謂
德也合而言之莫非天理也然所以具天命之性行率
性之道得仁義禮知之德全天理之體用者皆本於心
故張子曰心統性情